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诗林
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五国风地域图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诗经 鉴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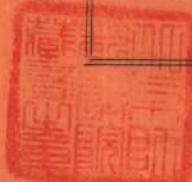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1839



1081839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苏彦斌

诗经鉴赏集
SHIJING JIANSHANG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4}$ 插页 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450

书号 10019·4023

定价 1.80 元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编 辑 说 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却较少作专门性的分析和探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受到重视，但仍有待于深入和提高。为此，我社编辑这套丛刊，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的鉴赏专集，对作品的意境、结构、技法、修辞、风格等艺术特点，突出重点，深入分析，以期为青年文学工作者提供艺术借鉴，加强广大读者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文艺鉴赏的理论水平。

编辑这套丛刊，是一个新的尝试，还缺乏工作经验，敬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编辑说明	1
漫谈《关雎》	聂石樵 1
《葛覃》断想	杨牧之 6
诗从彼岸飞来	
——说《卷耳》和《陟岵》	刘 刚 12
状物工巧 联想丰富	
——《周南·桃夭》简析	费振刚 16
一首优美的劳动之歌	
——析《周南·芣苢》	林从龙 20
一往情深	
——《周南·汉广》赏析	袁行霈 24
回环往复 媚娓动人	
——读《召南·草虫》	王景琳 徐 陶 28
她在呼唤爱情	
——《召南·摽有梅》赏析	陈志明 33
说《邶风·柏舟》	张震泽 38
说《邶风·燕燕》	张震泽 45
说《邶风·匏有苦叶》	霍旭东 48
借葑菲之采 诉弃妇之怨	

——《邶风·谷风》绎绎	陈祖美	54
古代逃亡者之歌		
——《邶风·北风》赏析	董乃斌	60
深情·活泼·风趣		
——谈《邶风·静女》	褚斌杰	65
《诗经》中第一个爱国女诗人的形象		
——谈《鄘风·载驰》诗的崇高美	何国治	69
说《卫风·淇奥》	刘禹昌	77
“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		
——读《卫风·硕人》	李时人	85
说尽心中无限事		
——《卫风·氓》赏析	马茂元 赵昌平	91
从河汉广狭谈起		
——试论《周南·汉广》、《卫风·河广》和《王风·采葛》 的艺术变形	侯孝琼	98
语直情浓 辞浅意美		
——《卫风·伯兮》赏析	徐应佩 周溶泉	103
读《王风·君子于役》	韩兆琦	108
执着的爱情 心底的抗争		
——读《郑风·将仲子》	朱一清	113
漫谈《叔于田》、《大叔于田》的夸饰特色	董治安	118
从《狡童》看《诗经·国风》的语言特色		
	马茂元 赵昌平	123
溱洧河畔传情歌		
——读《郑风·褰裳》	萧哲庵	127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林 庚	130

融情于景 情景相生

——《郑风·风雨》赏析 蔡守湘 133

于直拙中含精巧

——《郑风·出其东门》一析 吴子厚 137

热烈而不粗鄙 简洁而富韵味

——浅析《郑风·溱洧》 林家英 141

热情欢快明朗的古恋歌

——谈谈《诗经》里关于爱情主题的诗歌 卢兴基 145

《齐风·卢令》鉴赏 刘操南 150

轻松的旋律 纯朴的感情

——读《魏风·十亩之间》 褚斌杰 154

委婉曲折 似柔乃刚

——《魏风·伐檀》赏析 陆永品 156

谈谈《诗经》中的结婚诗 王气中 160

情意缱绻 哀思缠绵

——《唐风·葛生》赏析 邱朝曙 168

说《秦风·蒹葭》 王启兴 173

谈《陈风·月出》对意境的开拓 林祥征 178

《七月》——西周农家乐 徐北文 184

农奴凄惨生活的缩影

——说《豳风·七月》 蓝开祥 193

我国最早的寓言诗——《鸱鸺》 谭家健 199

妙在“取影”

——《豳风·东山》赏析 陈贻焮 204

寓变化于整一

——《小雅·鹿鸣》赏析 马茂元 赵昌平 211

以乐景写哀 成千古绝唱	
——读《小雅·采薇》	刘文忠 215
摇换的视点 镶嵌的套语	
——《小雅·出车》艺术构思欣赏	周发祥 222
充满生活情趣的放牧图	
——《小雅·无羊》简析	费振刚 230
奇文共欣赏	
——读《小雅·大东》	殷 翔 235
读《小雅·车輶》	程俊英 243
《宾之初筵》与周人饮酒	王学太 248
说《小雅·何草不黄》	廖仲安 255
神异英雄的赞歌	
——《大雅·生民》中后稷形象的塑造	赵慧文 259
《诗经》农事诗的艺术性	郭维森 265
剥削何酷 祭神何愚	
——说《周颂·载芟》	周新统 270
绚烂多彩的群马图	
——《鲁颂·𬳶》赏析	周新统 275
《商颂》的《那》篇和《烈祖》篇初探	阴法鲁 280
谈谈《商颂》	曹道衡 284

漫 谈 《关 眤》

聂 石 樵

《诗经》中保存着我国比较古老的诗歌。和我国其他经书之真伪难辨不同，《诗经》中的诗歌都是真实可信的，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学的有力根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又《文心雕龙·宗经》不但认为历代文体皆源于五经，而且认为我国诗歌的多种表现手法也本之《诗经》。虽然我们对他们的意见的理解不应过于拘泥，但他们确是看到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的巨大影响。所谓“别裁伪体亲《风》《雅》”（杜甫《戏为六绝句》）便道出了历代诗人在创作上对《诗经》的追摹和标榜。因此，认真地分析和鉴赏《诗经》中一些重要篇章，为今天文艺创作提供借鉴，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是有意义的。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之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明它的重要性和对它评价之高。《史记·外戚世家》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他们对诗之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

《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调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末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关雎》究竟如何呢？《关雎》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芼”之借字，选择）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此诗原作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意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章四句。兹从郑玄。第一章以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匹偶不乱之意，而兴淑女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它那种舒缓平正之音，并以这种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而且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纲目，统摄全诗。第二章之“参差荇菜”是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意，应当作流动解。这是以荇菜流动无方喻淑女

之难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诗都在表现一个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不得的忧思。此为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的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际恒对本章在全诗中重要性的分析，最为卓识。应当补充者，为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禛《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理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之不同。极写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者也。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追求过程，写求之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此诗之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我以为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以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特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

效果。

此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语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莫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迭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其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在用韵方面，此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如鸠、洲、逑叶韵，属幽部；流、求叶韵，也属幽部；得、服、侧叶韵，属职部；采、友叶韵，属之部；芼、乐叶韵，属宵部。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之前一字为韵的。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他所写的男女之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私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是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而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

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并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关雎》篇亦然。

《葛覃》断想

杨牧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绵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

这首诗在近代颇有些争论，那是由胡适之先生的高论引起的。一九二五年九月，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时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大概胡先生自己也觉得太离谱，便将讲演稿重新整理过，以《谈谈〈诗经〉》的题目再行发表。文前加一按语：“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在武昌大学讲演的大意，曾经刘大杰君笔记，登在《艺林旬刊》第二十期发表；笔记颇有许多大错误。现在我修改了一遍，送给颉刚发表。”轻轻一笔，诿过于人，“大错误”便交给了“笔记者”。虽然如此，还是不能逃过世人的眼睛。周作人在《谈〈谈谈诗经〉》一文中说：“胡先生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

景’，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讲笑话，不然，恐怕这与‘初民社会’有点不合。这首诗至迟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时发生的，照年月计算，当在距今二千四百几十年以前，那时恐怕未必有象南通州土王张四状元这样的实业家，在山东纠集股本设立工厂、制造园丝夏布。……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

胡适关于《葛覃》诗的解释不值一驳，但统观胡适的文论，胡适并不是在“讲笑话”，他通过对《诗经》的研究，在贩卖他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他说“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在西周末至春秋中叶也“都渐渐地消灭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以只要有一个“好人政府”就行了。给工人放放假，减轻一点剥削，当然就是“好人政府”的“德政”了。

二

《葛覃》究竟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就诗论诗，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

《葛覃》是三百零五篇的第二篇，可见其地位的重要。那么，“诗三百”它的排列顺序有没有什么深意呢？宋代的王安石认为哪篇诗在前，哪篇诗在后，是有深意在的。他说：“王者之治，始之于家。家之序，本于夫妇正。夫妇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于《关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于女工之事也，故次之《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职尽矣，则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故次之以《卷耳》。……”（《周

南诗次解》)他认为十五国风的排列顺序，既不是按尊卑之序，也不是按国之大小，而是以美刺为序。以美者在前，以刺者在后，“序善恶以示万世”，这就会使“乱臣贼子惧，而天下劝焉”(《国风解》)。

我们姑且不谈他对于诗的内容解释得正确与否，单说他这样把诗一首一首排上号，再臆想出一条主线穿起来，就不能避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之弊。

但是，我们也不能断然说三百篇的整理者在篇目顺序的安排上没有一点想法，也不能说这个顺序不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我们试以三百篇的头几篇为例，看看它们的先后顺序：

三百篇的第一篇《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亲前的心情。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桃夭》贺人新婚，希望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可以说写了婚姻生活的最重要内容。

作为《诗经》整部书的第一部分；作为《国风·周南》的头几篇，这样大分量地写了婚姻问题，岂不令人深思吗？

应该说，这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形式。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稳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

“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援引他的朋友吕祖谦的话说得更为明确，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婚姻、家庭在当时社会中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听古乐唯欲睡、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

我们把《葛覃》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一种思潮下面去考察，我们对它的内容，是否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呢？

《葛覃》讲的是女子归宁。当时社会的女孩子出嫁后，回娘家不容易，所以，回娘家是一件大事，很值得高兴。然而诗并不从她要归宁直接写起，而是先写季节、写天气、写自然景物。山谷之中，葛藤长得十分茂盛，叶子翠绿，黄雀上下飞鸣，停落在灌木丛中。诗人用了六句，二十四个字，先描绘出一幅阳光明媚的景象。接着讲到收割、讲到煮葛，讲到用葛的纤维织成粗布、细布，作成衣服。这样的衣服，穿起来舒舒服服。“服之无斁”，四个字，朴素无华地体现了穿着自己亲自割、亲自煮、亲自织，并且亲自缝制的衣服那种高兴而得意的心情。最后一段写到本诗的主体了。活终于干完了，女孩子可以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爹妈去了。她征得了公婆的同意，她是多么快活啊！她告诉“师氏”，快快帮我收拾衣物吧，哪件衣服当洗，哪件衣服不必洗，赶快挑出来，我就要动身了。

应该说诗的内容并不复杂，但却含蕴了很多内容。概括起